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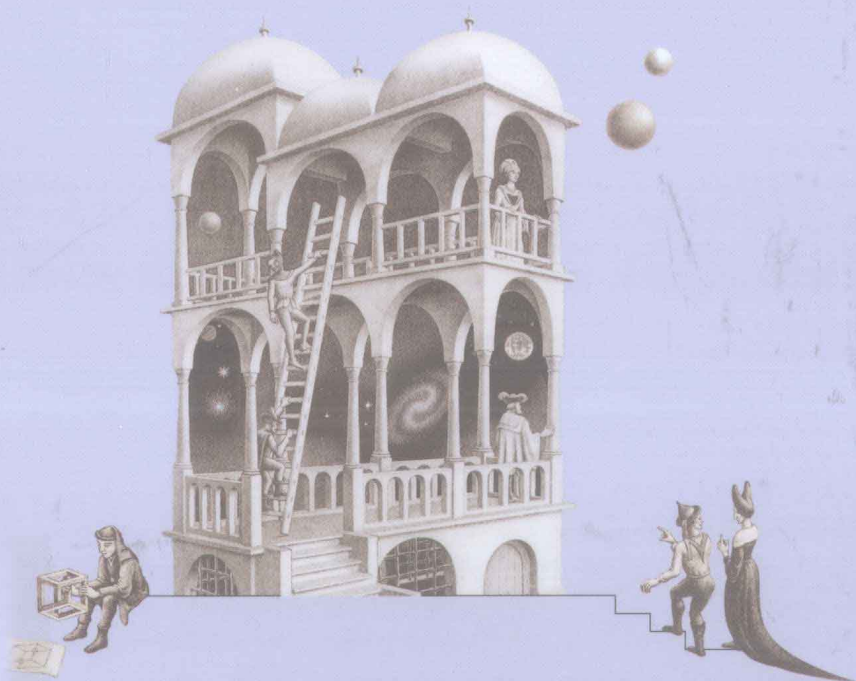


# 要科学 不要主义

“南腔北调”百期精选

考虑到唯科学主义在中国是何等根深蒂固，何等深入人心，它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思想。所以反对唯科学主义这个话题，在今天就是再讲一百遍也不够。

江晓原 刘 兵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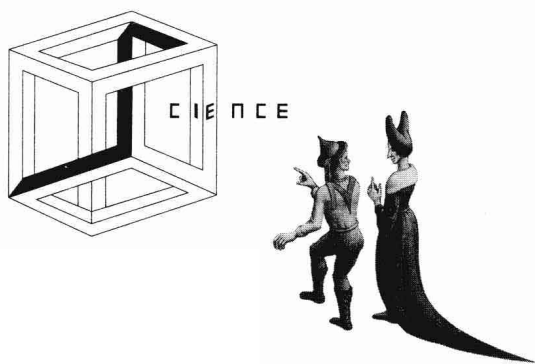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要科学 不要主义

“南腔北调”百期精选

江晓原 刘 兵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内 容 提 要

《文汇读书周报》上持续九年的“南腔北调”专栏,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唯科学主义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影响进行反思和清算。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对一系列精心选择的书籍、人物的评论,来展开讨论,从中展示出唯科学主义观念对文化和我们精神家园的侵害。本书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呈失控趋势,现在是静下心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本书是“南腔北调”专栏百期精选本。本书的评论对象都是近年来在科学文化领域有影响、有品位的书籍,因此本书又是一册科学文化读物的阅读与选购指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要科学不要主义/江晓原,刘兵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13-06815-6

I. ①要… II. ①江…②刘…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7829 号

### 要科学不要主义

——“南腔北调”百期精选

江晓原 刘兵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5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30

ISBN 978-7-313-06815-6/N 定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有一个话题讲一百遍也不够

江晓原

2002年秋季,当时的《文汇读书周报》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双方领导来找我,说他们打算合办一个定期版面,希望我来主持,这个版面的全部稿件都由我负责组织。我一听,这不就变成编辑了吗?由于在这类文化工作方面,我对还没有尝试过的新玩意都有兴趣尝试,想到以前自己总是给各种出版社、杂志、报纸等扮演“作者”的角色,还从来没有扮演过“编辑”的角色,何不趁此机会尝试体验一番?于是就答应下来,版面的名字就叫“科学文化”,定于每月的第一个周五出版。因为只是一个半月一次,这样的工作量我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当时我提出了两个条件,双方领导也都非常开明地同意了。这两个条件是:

一、版面上评论、推介什么书,完全由我决定,出版社和报社不得“布置任务”。

二、版面上评论、推介的书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书和其他所有出版社的书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两个条件,当时的主要想法,就是对

于这个标明为“特约主持江晓原，《文汇读书周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合办”的版面，我必须努力避免它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书籍软性广告场所的嫌疑。

真没想到，这个版面竟一做就做了九年！当年报社负责这个版面的美女责编，后来升任报社领导，后来又调走了，报社领导已经换了几次，出版社的领导也换了，但是双方合作的这个版面，却一直保持下来，从无异议。这个版面甚至还得到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通报表扬。

现在看来，也许我当年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对这个版面起了积极作用——几年以后这个版面就逐渐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它被不少书业和媒体人士关注，有些出版社和作者甚至开始以自己的书曾在这个版面被评论过为荣。

在我开始做“科学文化”版面时，我找到多年老友刘兵教授，和他一起做这个版面上的“南腔北调”对谈专栏。从“科学文化”版面第一期——开始于2002年10月——就有这个专栏。

专栏的名字“南腔北调”原是随意起的，因为刘兵在清华，我在上海交大，一南一北。没想到这个专栏竟也一谈就谈了九年。一个专栏持续九年本身就是相当罕见的——它的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我们两人曾经写过的任何专栏。而同时，“对谈专栏”则更加罕见。

采用“对谈”形式的文章当然早已有之，不过许多这种文章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只不过作者将自己的话分派给甲、乙口中而已。但我们的对谈是真正的“对谈”，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谈中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对谈每次都是先由我开始写一段发给刘兵，然后他添加一段再发回给我，我再添加一段发回给他，如此往复多次，直至由他结尾。与平时人们谈话一样，

我说话的时候，虽然对他的反应会有所预期，但是并不能确切知道他会如何回应，比如是赞成还是反对你刚才说的。由于我们的这种对谈形式保持了交谈讨论中的不确定性，也就体现了思想交锋中的某种鲜活气息，这或许是这个专栏受到一定读者群欢迎的原因之一。

我们思想交锋的另一个特点，是我们两人都深谙“君子和而不同”之旨。虽然我和刘兵已经是将近30年的老友，而且我们的友谊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但我们两人迄今仍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比如关于女性主义），我们在对谈时不时各抒己见甚至发生争论。观点虽有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融融洩洩的交往，我们的讨论乃至争论也是和风细雨的，古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我猜想应该就是这样的光景。

复旦大学有一位著名教授曾对我说：你和刘兵的“南腔北调”专栏，我经常看，不过我发现你们的观点和立场，最后似乎总是归结到反对唯科学主义上去。这位教授的话，曾经引起过我的若干思考。确实，在反对唯科学主义这一点上，我和刘兵的基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立场当然会反映在我们的对谈中。那么，这种立场是不是表明一次之后，就没有必要再次表明了昵？

一个正确的道理，显然并不是讲过一次就无需再讲了，而是需要针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反复阐述。唯科学主义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的思想。考虑到唯科学主义在中国是何等根深蒂固、何等深入人心，它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思想。所以反对唯科学主义这个话题，在今天就是再讲一百遍也不够。就我们的专栏而言，不同的事情、对象和角度，就是层出不穷的一本本新书。我们需要针对这层出不穷的一本本

新书，作出源源不断的一次次新评论。

被“南腔北调”讨论的书，既不是我们批评的对象，也不是我们赞扬的对象——尽管批评和赞扬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对谈中，它们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至于讨论哪一本书，每次都是我和刘兵共同商定的。我们的选择标准是：这书本身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同时又有一定的阅读趣味——当然这只是我和刘兵的趣味。

九年来，在“南腔北调”中被讨论过的书，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士、印度、丹麦、墨西哥、古希腊，当然，还有中国作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被归入一个大类，即“科学文化”——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幻想、科学社会学、科学编史学等领域，但凡涉及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涉及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涉及科学传播或公众理解科学的书籍，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讨论的对象。

本书选择了“南腔北调”专栏中的 30 篇，值此专栏百期之际，结集出版，既是对《文汇读书周报》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之间合作的纪念，同时也是对我和刘兵以及“科学文化”版历任责编共同工作的回顾。

我们在本书中提供了一个附录——“南腔北调”专栏对谈书目，里面提供了被我们讨论过的上百种“科学文化”书籍的书名、作者、译者、出版社、出版年份等基本信息。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份国内新世纪十年“科学文化”书籍的选读或选购书目，也算是我们为科学文化出版做的一点资料整理吧。

本书取名《要科学不要主义》，是因为我们对谈专栏的主旨，就是从方方面面对唯科学主义在今天的存在和影响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危害。有人对我们的主旨有误解或曲解，说我们

是“反科学”，这当然完全不是事实——我和刘兵都是学最“硬”的科学出身，我们怎么可能“反科学”呢？我们反对的是“唯科学主义”。

2010年8月2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 目录

- 001 前言：有一个话题讲一百遍也不够 江晓原
- 001 哈耶克：半个世纪前的先见之明
- 005 爱因斯坦的上一半和下一半  
——关于《恋爱中的爱因斯坦》或《爱翁情史》
- 010 从牛顿看现代科学的“血统”  
——《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
- 015 亲近经典，懂不懂都有收获  
——关于霍金《站在巨人的肩上》
- 020 玩火自焚：一个滥用技术的寓言  
——关于科幻小说《猎物》
- 025 在高科技时代捍卫公众隐私  
——《数字城堡》中的观念冲突
- 030 灵魂与大脑：哪个完善得更快？  
——《天使与魔鬼》
- 035 莱姆到底想说什么？

- 关于小说《索拉里斯星》
- 040 生物技术：幻想中的末日
- 关于小说《羚羊与秧鸡》
- 044 《时间简史》：一个科学传播的神话
- 049 科学对迷信：究竟谁胜谁败？
- 关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
- 054 是谁再造了病人？
- 关于《再造“病人”》
- 059 十年重读《小世界》
- 064 失窃的收成能找回来吗？
- 从《失窃的收成》谈起
- 069 书籍使人进步，电视使人落后？
- 从《娱乐至死》谈起
- 074 文化正在向技术投降
- 从《技术垄断》说起
- 079 没有弗洛伊德，人类能生活得更好吗？
- 关于《弗洛伊德批判》
- 084 谁是黑暗森林中的傻孩子？
- 科幻小说《三体Ⅱ·黑暗森林》
- 089 实验科学：是一种神话吗？
- 从《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
- 094 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
- 关于《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
- 099 谁要重出江湖？谁能再振雄风？
- 关于“科学松鼠会”及其科普写作
- 104 “美国世纪”要终结了吗？

- 109 “咋越学越对科学不放心呢?”  
——科幻小说《十字》
- 114 让美国军控专家深度恐惧的科学技术
- 119 “李约瑟难题”还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吗?  
——初读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 124 是不朽经典,还是皇帝新衣?  
——关于奇书《万有引力之虹》
- 129 《失落的秘符》:丹·布朗又来反科学了
- 134 疯狂实验: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何在?
- 139 智商测试:科学还是伪科学?
- 144 看一个 IT 精英的草根自白  
——《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
- 149 附录 “南腔北调”专栏对谈书目

## 哈耶克：半个世纪前的先见之明<sup>①</sup>

□ 江晓原      ■ 刘 兵

□ 上次我们谈到的斯诺抨击“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演讲，作于1959年。然而，有些人士却认为科学自身也充满着傲慢与偏见。在斯诺演讲之前7年，F. A. 哈耶克早已经对此忧心忡忡了。他这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中的矛头主要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这个区分非常重要。

■ 人们经常在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科学家”这个词。或者说，科学家是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的。在那些“大科学家”中，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确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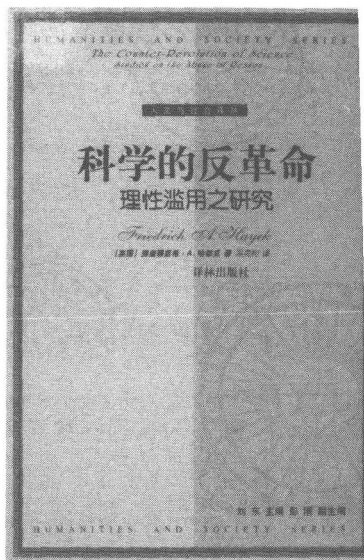
① 本文原载2003年5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南腔北调(8)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种意义上，哈耶克显然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人们确实也将那些从事具体科学研究工作而不一定具备人文意义上理想素质的人泛称为科学家。

□ 哈耶克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徒子徒孙。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通常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 刚刚拿到此书时，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此书的书名的真正含义，直到读完后，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彻底地想得很明白。“科学的反革命”，这个标题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是两个概念的组合，即科学与反革命。当然，连带地讲反革命，自然要涉及革命。那么，这些概念的所指究竟是什么呢？哈耶克想用这样的标题来表述什么样的核心思想？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

□ 从原文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中看,“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 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每个人的创新不应受别人支配,这样总的效果就会比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更伟大。另一种是想“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前一种是有益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 除此之外,哈耶克还指出了另一点,即“科学家或迷恋自然科学的人经常试图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未必就是科学家在自己领域中事实上采用的方法;倒不如说,那是他们以为自己在使用的办法。这两者未必是一回事”。对此,无论是那些唯科学主义者们,还是在争论的另一方面对唯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者们,恐怕都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于自然科学方法之移用于人文学术,而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

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只是顺流而下的呼喊。而近二十年前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至少我本人是这样。当然这不能怪我们,因为当时我们太缺乏科学了。

■ 是的,当年我作为译者之一翻译《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一书时,确实也是出于这样的立场。但我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那些从科学背景出身,然后投身于人文研究的人,更能感觉到两种文化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而且,如果他(她)真的成为一位称职的研究者的话,多半会逐渐离开唯科学主义。但在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宣传与研究的区别,也要注意另外一个事实,即中国人对科学的那种非理性的、概念化的崇拜,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极度缺乏是并存的。这种复杂的局面,是我们今天阅读、思考和研究两种文化问题与唯科学主义问题时不能不注意的。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F. A. 哈耶克著,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定价:15.20元。

## 爱因斯坦的上一半和下一半<sup>①</sup>

——关于《恋爱中的爱因斯坦》或《爱翁情史》

□ 江晓原      ■ 刘 兵

□ 前些年那部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 *Shakespeare in Love* (1999), 有时也被译成《恋爱中的莎士比亚》, 但后来大家都习惯称之为《莎翁情史》。那么现在这本 *Einstein in Love*, 与其译成《恋爱中的爱因斯坦》, 倒不如译成《爱翁情史》更为上口。何况从字面上说, “爱翁”也比“莎翁”更适合有“情史”嘛。

在中国人心目中, 性这件事情是最“有损崇高形象”的, 科学家既是我们要塑造的崇高形象, 那就绝不能让科学家和“风流倜傥”之类的事情沾边。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写一部《恋爱中的×××》这样的科学家“情史”, 至今还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谁要是不服, 写一部试试看? 科学家本人或其后人马上告你“诽谤名誉”。

■ 我刚刚看到此书时, 也曾有过这种想法。不过在仔细

---

① 本文原载 2004 年 2 月 6 日《文汇读书周报》南腔北调(17)

地看过此书后,却又觉得《恋爱中的爱因斯坦》这种译法也有其优越之处。因为这可以理解为,此书不仅仅是在讲述爱因斯坦的恋爱,而且也可以是在谈论爱因斯坦在恋爱期间的所有活动。而《爱翁情史》,则似乎给人的印象,更是专门在谈爱氏的情爱生涯。

如果算一算的话,会发现,在这本厚厚的多达 43 万字的书中,主要的文字,还是在介绍直到 1919 年对日食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止,这段时间内爱因斯坦的生平和科学工作,专门谈论爱情的部分比例还是很小的——当然,在这比例很小的部分,也还是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在以往(至少是在中国)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新内容。可是这点内容披露出来,也足以让许多按照中国传统对爱氏尊敬有加的人大为震惊了。前不久,北大的刘华杰先生曾对一本在国内出版的爱因斯坦情书选(其实那已经是第二本这样的书的中译本了)作评论,并引来了许多的非议,如果再对比一下这本“情史”中的“情节”,那些非议中的说法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了。

□ 在本书引言“圣人和俗人”中,作者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两句诗:

上面的一半作出思考和计划,  
但下面的一半决定我们的命运。

这两句诗似乎颇有深意。很多人都认为,恋爱对于精神上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科学理论、文学创作、艺术灵感等等——有奇妙的激发作用。关于米列娃具体对相对论有多少贡献之类的问题,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比较关心的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恋爱,对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起了怎样的激发作用?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详尽的个案。